

##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研究

胡志佳\*

### 摘 要

本文由司馬昱生活的五十四年中，來觀察探討自東晉初期元、明之後帝位更迭的背景，並凸顯琅邪、會稽二封王在東晉皇權政治中地位的消長；以及從司馬昱的佈局與作為，分析孝武帝即位的背景。

三十八年遠離政治中心的爭鬥，司馬昱得到另一種的發展，亦即有別於其他司馬氏，走向玄學的發展，雖然在當時司馬昱被譽為第二流的玄學家，但在他提倡下，東晉中期以前會稽地區玄學呈現豐饒的發展。也由於在會稽的長期經營，結交了一批文人雅士，這些人與司馬昱不但在文學清談中酬酢，也在司馬昱的政治發展中扮演謀士與實際執行者的角色。

從簡文帝司馬昱的研究，不只可以瞭解其一生的發展與重要性，另外更可觀察東晉自元帝以後至孝武即位前東晉帝位繼承之爭的另一面向；另也提供吾人從另一些角度，看待權臣與外戚操弄政權的手腕與結果。

**關鍵詞：**司馬昱、東晉、簡文帝、會稽

---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 壹、前言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一生歷經了幾個階段，首先在其出生至母親鄭貴妃過世之前，父親司馬睿共生六子，分屬四位女人，司馬昱因母親之故，甚得司馬睿所親，三歲時即受封為琅邪王。但隨著司馬睿過世（318），母親也於咸和元年（326）過世，司馬昱開始成為政治鬥爭中的眼中釘，從琅邪王改封會稽王，一待就是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遠離政治爭鬥，司馬昱走向玄學，在他提倡下，東晉中期以前玄學呈現豐饒的發展。在政治上，司馬昱歷經明、成、康、穆、哀與廢帝六位皇帝，曾經被提名為皇帝候選人，但在政治鬥爭中失之交臂。但也由於置身於帝位爭奪之外，反而讓司馬昱的官位一路扶搖直上，沒有受到傷害。在穆帝即位後，司馬昱出任錄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開始掌握政權，援引會稽人士以及玄學同好，大量進入中央，對穆帝、廢帝時期對外戰爭或內政處理以及自己即位為皇帝後與桓溫之間的抗衡，這些人都產生諸多影響。

本文由司馬昱生活的五十四年中，來觀察探討自東晉初期元、明之後帝位更迭的背景，並凸顯琅邪、會稽二封王，在東晉皇權政治中地位的消長；以及從司馬昱的佈局與作為，來分析孝武帝即位的背景。

從簡文帝司馬昱的研究，不只可以瞭解其一生的發展與重要性，另外更可觀察東晉自元帝以後至孝武即位前帝位繼承之爭的另一面向；另也提供吾人從另一些角度，看待權臣與外戚操弄政權的手腕與結果。

過去以還並未見對司馬昱個人研究的論文發表，但環繞在周圍的相關研究不少，如前所述，本研究中對司馬昱的探討集中在東晉帝位的繼承鬥爭、司馬昱一支的發展、東晉世家大族對政治的牽動影響，以及東晉門閥士族對司馬皇室的控制與影響。

有關於兩晉士族政治相關的學術研究，早期陳寅恪、何啓民、毛漢光、王伊同已有顯著的研究成果。近年則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清楚剖析東晉政治與門閥之間的關係；另外方北辰與王永平分別從政治與家風家學，探討六朝江東世家大族的發展。另外如王炎平、張國安、張學鋒等人，則從東晉不同家族對政治的影響來談，可幫助吾人拼湊東晉門閥政治的全貌。另外，筆者有系統地完成兩晉司馬氏的研究，亦可提供吾人瞭解兩晉政權更迭與司馬氏發展的背景。

另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著作尚有李瓊英、金仁義、易圖強等人對東晉外戚與國婚的探討；另外，從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一書，對漢末至魏晉知識份子心態上轉變的描述，對吾人掌握這段時期中士族型態改變過程有很大助益。此後，林登順、陳明、葛承雍等人再深入探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這些文章都有助於吾人瞭解當時士族心態轉換的過程。

有關於司馬昱玄學上的發展，目前也未有專書出現，記載最多的是《世說新語》，相對於東晉玄學發展的研究則不在少數，近年如洪修平、許抗生、趙書廉、羅宗強等人皆有專著，提供吾人瞭解東晉時期玄學發展的面貌。

而在日文研究成果方面，早期川勝義雄、越智重明、矢野主稅等人，對東晉貴族制以及北來貴族與江東世族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都有所剖析，近年則以三石善吉與金民壽等人，對東晉政治特質，以及從晉元帝司馬睿以及桓溫的幕僚來分析士族政治之消長，各有特色。

## 貳、遷會稽王之前的發展

建興四年（316）十一月，匈奴人劉曜攻破長安，晉愍帝出降，西晉王朝已名存實亡，僅賴散在各地的晉皇室族繼續推動著復興晉朝的工作，司馬睿也是其中之一。司馬睿建興五年（317）三月在建康稱晉王，改元建武。建武二年（318）三月，晉愍帝被殺的消息傳來，司馬睿以琅邪王正式稱帝。另一個司馬王朝，正式於江東拉開序幕。<sup>1</sup>

司馬昱為司馬睿寵愛的鄭貴妃所生之子。司馬睿為司馬懿的曾孫，父親為司馬覲，是西晉皇族中較為疏遠的一支。司馬睿共生有六男，虞皇后在司馬睿未即位前，於永嘉三年（309）已過世，未生子。長子司馬紹與司馬裒為宮人荀氏所生。司馬紹在司馬睿為晉王時，立為晉王太子。司馬睿稱帝後，司馬紹立為皇太子。永昌元年（322）閏十一月，司馬睿逝世，司馬紹即位為皇帝，是為明帝。司馬裒初出繼叔父司馬渾，司馬紹立為太子後，更封司馬裒為琅邪王以嗣恭王，並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建武元年（317）逝世，子司馬安國嗣立，未及年而死。<sup>2</sup>石婕妤生司馬沖，王才人生司馬晞，鄭夫人生司馬煥以及簡文帝司馬昱。

如上所述，司馬睿的六個兒子分別由四個女人所生。此四個女人中，最受司馬睿寵愛的應是司馬煥與司馬昱的母親—河南滎陽鄭氏。在這四個女人中，鄭氏的身份地位也最高，<sup>3</sup>生皇太子司馬紹的荀氏僅是宮人，石婕妤、王才人僅是因

<sup>1</sup> 有關司馬睿在江東初期的活動與琅邪王氏的互動，參見參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48-68；三石善吉，〈東晉の政治過程のいくつかの特質〉，《史境》，26期（1993年3月），頁68-91；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8卷、2期（1989年9月），頁96-104；劉雪楓，〈吳姓氏族與東晉早期政治〉，《遼寧大學學報》，6期（1990年11月），頁14-17、25；以及陳明，《中古士族現象研究—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120-125。

<sup>2</sup> 《晉書》，卷64，〈元四王·司馬裒傳〉，頁1725-1726。

<sup>3</sup> 《晉書》，卷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979。

生有皇子而被記錄下來。司馬睿在位的時間並不長，僅六年，但在這六年中，卻因外在環境的逼迫與個人的喜好，將本家的繼承制度破壞。<sup>4</sup>

經過永嘉之亂，司馬家族人士死之殆盡，司馬睿初建於江東，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如何延續與再次擴大司馬氏家族之血胤與勢力。為此，司馬睿在世期間，先後將司馬裒與司馬煥過繼給自己早死的弟弟司馬渾，<sup>5</sup>另一子司馬沖過繼給司馬越。<sup>6</sup>司馬裒隨著年歲增長，表現越來越好，甚得司馬睿所喜愛，曾有一度想立司馬裒為太子。司馬睿曾對王導說：「立子以德不以年」，這造成支持司馬紹的大臣相當不安。王導以「世子（紹）、宣城（裒）俱有朗儁之目，故當以年」之語，最後終於讓司馬睿冊立長子司馬紹為太子。在司馬裒未能立為太子後，司馬睿改封裒為琅邪王。<sup>7</sup>司馬睿以此凸顯司馬裒在諸子之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由於司馬睿對皇太子與司馬裒的態度，終將使得朝中出現太子派與琅邪王派之競爭。還好司馬裒死於這一年（建武元年 317）十月，這使得可能出現的帝位繼承之爭，消弭無形。<sup>8</sup>

隔年（太興元年 318）十二月，司馬睿以鄭夫人所生兩歲卻已病入膏肓的司馬煥入繼琅邪王位。如前所述，由於司馬睿立基江東是以琅邪王起家，司馬睿這一支分封至琅邪王，是在其祖父司馬卞時代。咸寧三年（277）武帝重新調整同姓封王時，以東莞王司馬卞為琅邪王，此後於太康四年（283）傳給兒子司馬覲；惠帝永熙元年（290）再傳至司馬睿。由於司馬睿建立江東政權，即位為元帝，琅邪王代表的是這一支大宗的地位，這也顯示能繼封為琅邪王者，代表其在家族中地位的重要。以當時司馬煥的地位與身體狀況，都不適合出繼這個具有象徵帝王大宗的封國王位，司馬睿之封司馬煥為琅邪王，這是出於君王對寵妃的溺愛之舉。從史料中吾人未見有大臣以及其他諸房兄弟提出反對意見，但在司馬煥死後，司馬睿為其大起陵園，耗費功役時，終於有大臣提出反對意見，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書諫言，以「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sup>9</sup>來制止司馬睿的行動，但司馬睿並未採納。

司馬煥二歲而死，至司馬睿臨死前（永昌元年 322），又再立司馬煥的弟弟，年僅三歲的司馬昱為琅邪王，這裡突顯了鄭貴妃的勢力是相當龐大的。司馬昱出

<sup>4</sup> 參見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月），第六章〈司馬氏宗族婚姻網絡的擴展與變遷〉，頁252-263。

<sup>5</sup> 《晉書》，卷64，〈元四王·司馬煥傳〉，頁1729-1730。

<sup>6</sup> 司馬睿對司馬越之裴妃有知遇之恩，是以東晉建立後，司馬睿以司馬沖嗣司馬越。參見《晉書》，卷59，〈司馬越傳〉，頁1626。

<sup>7</sup> 司馬睿本嗣琅邪，即位為帝後，琅邪當絕，但為永續父祚，以最愛的兒子司馬裒接繼之。

<sup>8</sup> 參見《晉書》，卷6，〈明帝紀〉，頁158-159、卷64，〈琅邪孝王司馬裒傳〉，頁1725。

<sup>9</sup> 《晉書》，卷64，〈元四王·司馬煥傳〉，頁1729-1730。

封琅邪王一直到成帝咸和元年（326），司馬昱在母親鄭貴妃過世後，自請出徙為會稽王。

咸和元年司馬昱七歲，按常理而論，七歲之孩是否對自己的出嗣入繼有這麼清楚的意識。司馬昱因受元帝喜愛而受封為琅邪王，對其政治地位而言，是一種鞏固作用，為什麼會以七歲之齡，提出欲還封會稽？要司馬昱回嗣會稽究竟是司馬昱本人的想法，亦或是由旁人主導？這是很值得探究的。

司馬睿於永昌元年（322）閏十一月過世，司馬紹繼位，是為明帝。由於明帝在位僅三年，三年間又內逢王敦之亂，外有長江上游佔據巴蜀的李雄不斷在邊境生事，北境劉曜、石勒軍隊相繼寇邊。司馬紹將所有的精力用於處理國家大政。<sup>10</sup>吾人從史料中看不出明帝對父親生前處理繼承或對諸子不平等寵愛的反應；另一方面，或許也因此時鄭夫人仍在世，其所凝聚的舊勢力仍很強，讓明帝無法有強力的政治動作。<sup>11</sup>

明帝司馬紹在太寧三年（325）三月，立五歲的長子司馬衍為皇太子，確立接班人，同年閏八月駕崩，享年二十七歲。司馬衍即位，是為成帝。鄭夫人在次年（成帝咸和元年，326）也過世。鄭夫人一死，以成帝為首的政治集團開始進行消滅鄭夫人黨羽的行動。其中第一要務，是要將視為皇權繼承的琅邪王位拿回來，如此一來，首當其衝的就是司馬昱。

鄭氏在世期間，手上究竟掌握多大的勢力，在史書中也未見完整記載，但由《晉書·后妃傳》之記載，或可窺見一端：

（鄭氏）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sup>12</sup>

鄭氏不僅自己貴為夫人，更進一步為其兩個妹妹透過聯姻與當時政治世家做重要的結合。但這種政治上的結合，在司馬睿死後逐漸衰微，到鄭夫人死時，大約鄭氏派的勢力已接近結束。

<sup>10</sup> 《晉書》以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在三年間能平定王敦之叛，北方外族也未能得逞。參見《晉書》，卷6，〈明帝紀〉，頁159-164。

<sup>11</sup> 此外王導的勢力也是明帝所不能等閒視之的，於是明帝援引外戚庾氏的力量進入統治中心。參見張國安，〈晉明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一次鬥爭〉，《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4期（1986年），頁127-128。

<sup>12</sup> 《晉書》，卷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979。

鄭夫人一死，當權派立刻開始行動，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而奏免琅邪國相諸葛頤，先排除司馬昱身邊的近臣。司馬昱在有司奏免諸葛頤後，上書自請徙為會稽王，《晉書》載：

（鄭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sup>13</sup>

上引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應是「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明穆皇后即為成帝時主掌朝政庾氏家族成員，深入分析以上這一段記載，應是當時司馬昱身邊的勢力，在鄭貴妃死了以後，逐漸瓦解，這些人眼見以庾氏為主的反撲勢力排山倒海而來，最好的上策可能是讓司馬昱自行放棄政敵覬覦已久的琅邪王位，於是而有這裡所述「王（司馬昱）上疏」自請徙為會稽王之舉。

在驅離司馬昱後，庾氏於成帝咸和二年（327）立幾近白癡的司馬岳為琅邪王。司馬岳為成帝的弟弟，司馬昱為司馬岳的叔叔。這個作法清楚顯示庾氏欲透過無行為能力的司馬岳來掌握這個具有象徵繼承帝位意義的琅邪王位。由附表一：「兩晉琅邪王表」來看，此後一直到司馬昱重新以琅邪王繼任為皇帝為止，中間歷經司馬岳、司馬丕與司馬奕，皆是以琅邪王繼任為帝，這充分說明琅邪王位在東晉中期以前，在帝位繼承大統中的重要性。

### 參、會稽王時期的司馬昱

司馬昱於咸和二年（327）出藩至會稽，這一年他八歲，此後司馬昱在會稽悠遊成長，政治權力中心排除了他，也使他免於政治上的迫害。<sup>14</sup>司馬昱出任會稽王時間前後達三十八年，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自遷至會稽開始，一直到穆帝即位後，出任輔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前。這段期間，影響司馬昱最大的不是宮廷內院的鬥爭，而是會稽的山水與人物，這也使得我們看到一位不同於其他司馬皇帝的君主。後期自穆帝永和元年（345）開始至廢帝太和五年（370）皇太后下詔以司馬昱為皇帝前為止，這段時間司馬昱重新復出政治舞台，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漸漸擴張勢力的桓溫，司馬昱運用了最柔軟的身段與桓溫周旋

<sup>13</sup> 《晉書》，卷 32，〈后妃·簡文宣鄭太后傳〉，頁 979-980。

<sup>14</sup> 成帝即位後母后庾皇太后臨朝，以庾亮與王導共同輔政。庾亮掌握大權後，首先殺了密謀罷黜自己的司馬宗，並罷免西陽王司馬美的太宰職務，降為弋陽縣王。這種削弱司馬宗室的舉動，連成帝亦覺不安。參見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47-148；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05-138。

與相處，使得桓溫在廢廢帝時會以司馬昱為帝位繼承者，也讓司馬昱有機會將國家大權從權臣的手中交給自己的兒子司馬曜，下開東晉政治中司馬氏較能主導的一段黃金時期。以下分述司馬昱在這兩段時期中的發展：

會稽，這個地方從政治地理形勢來看，一直是立足江東者最重要的後衛地區。司馬睿初至江東時，即非常重視會稽地區的治理，史載：

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召（諸葛）恢為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sup>15</sup>

會稽對江東政權而言，也一直是王都的第二選擇之地。在東晉初期蘇峻亂平之後，建康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時，三吳的地方豪族即建請遷都會稽。後來雖為王導所阻，但會稽地位的重要可由此看出。

及賊（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sup>16</sup>

會稽除了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山水風景外，更有一批固守兩漢以來儒家傳統的世家大族。會稽的世族對比於吳郡，在兩晉南朝的發展，前者相對的較為保守，<sup>17</sup>這與會稽世族自孫吳以來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早在孫策過江之際，曾被江東世族輕視與排斥，孫氏兄弟在取得政權後，採取報復措施，會稽大族有許多遭到族滅的命運。<sup>18</sup>而吳地世族雖也受到傷害，但少覆滅之禍，以最重要的世族之一陸氏來看，雖然在東漢末年受到袁術嚴重傷害，但家族人物在不久後，相繼加入孫氏政權，且操控軍、政要津，成為孫吳政權的支柱。<sup>19</sup>西晉一統

<sup>15</sup> 《晉書》，卷 77，〈諸葛恢傳〉，頁 2042。

<sup>16</sup> 《晉書》，卷 65，〈王導傳〉，頁 1751。

<sup>17</sup> 根據劉淑芬對會稽士族的研究指出，會稽士族多世傳經學，在治學上多遵守漢儒途徑，因而具有相當的保守性，而對隨晉室南渡傳來的玄學思潮，採取漠視甚至反對的態度。參見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中篇〈六朝會稽社會〉，頁 279-284。

<sup>18</sup> 參見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六章〈「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頁 260-265。

<sup>19</sup> 王永平，前引書，第二章〈忠義世家：吳郡陸氏之家風家學〉，頁 67-90。

江山，對於江東世族基本上是壓抑的，會稽世族在此時期是與西晉政權保持相當距離。東晉以後，統治者對江東世族的籠絡對象主要是吳地世族，加上地理位置遠離政治中心建康，對中央影響力較小，<sup>20</sup>獲得進仕的機會也少，會稽世族的地位在整體上並沒有改變，有者甚至在南朝以後從正史中消失。或者由於這樣的外在艱險環境，使得會稽世族堅持保存了漢代的經學傳統，在江東形成一大文化特色。但也由於這樣的堅持，相較於吳郡世族，在東晉後較快地接受了僑姓大族的重文學清談，從而提升家族地位，很快取得入仕機會，會稽世族的沒落可見一斑。

雖然會稽世族與政權及當時逐漸流行於南方的玄學間保持疏離，但因會稽的優越的自然山水美景，<sup>21</sup>在兩晉之交，仍吸引大批文人雅士集中於此：如《晉書謝安傳》載：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sup>22</sup>

王羲之所撰之傳世名文《蘭亭集序》，完成之地即在會稽山陰之蘭亭，《晉書王羲之傳》載：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sup>23</sup>

東晉前期會稽地區清談風尚也在司馬昱的提倡下快速發展。司馬昱雖被評為二流的玄談家，<sup>24</sup>但在前期，以其會稽王的身份，仍有許多人相應和者，在《世說新語》中有不少司馬昱參與玄談的紀錄：

〈言語第二 39、48 條〉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sup>25</sup>

<sup>20</sup> 如前所述，雖然會稽的地位在兩晉之交有其重要性，但到司馬昱出任會稽王後，東晉中央對抗的權臣力量主要來自於荊州；會稽地位的重要性較不明顯。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頁 101-105。

<sup>21</sup> 兩晉之交有名的畫家顧愷之對會稽自然山水描述為：「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晉書》，卷 92，〈文苑·顧愷之傳〉，頁 2404。

<sup>22</sup>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2。

<sup>23</sup> 《晉書》，卷 80，〈王羲之傳〉，頁 2098-2099。

<sup>24</sup> 《晉書》，卷 75，〈劉惔傳〉，頁 1991。

<sup>25</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言語第二〉，頁 100。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sup>26</sup>

〈文學第四 29、40、51 條〉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sup>27</sup>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sup>28</sup>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峻、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sup>29</sup>

〈賞譽第八 144 條〉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懷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邈，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sup>30</sup>

〈排調第二十五 34 條〉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sup>31</sup>

從上面幾段《世說新語》的記載可看到幾個面向：會稽王司馬昱往往是清談的主人，許多談客集結在司馬昱的麾下共同清談。司馬昱的談客中佛教人士不少，這顯示司馬昱在會稽時期，接受了多方文化的刺激與涵養。除了清談人士與佛教人士的接觸外，司馬昱另也與當時流行於上層社會的天師道有所接觸。在其長子被廢後，因無嗣，曾祈求於清水道師。<sup>32</sup>

《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許多有關於司馬昱在為會稽王時與名士之間的交往的資料，今作一粗略統計，在《世說新語》中出現與司馬昱有直接或間接交會的

<sup>26</sup> 同上註，頁 108。

<sup>27</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文學第四〉，頁 218。

<sup>28</sup> 同上註，頁 227。

<sup>29</sup> 同上註，頁 234，另頁 235 註二引程炎震之言，以為此條是錯謬不存的。

<sup>30</sup> 《世說新語箋疏》，中卷，〈賞譽第八〉，頁 492。

<sup>31</sup> 《世說新語箋疏》，下卷，〈排調第二十五〉，頁 805。

<sup>32</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德行第一〉，頁 42。

名士約有二十三人之多，（參見附表二：「《世說新語》中與司馬昱交遊之名士表」）若加上《晉書》其他史料則更多。但就《世說新語》的記載來分析，司馬昱在會稽所來往的名士，仍以北來的僑姓士族為主，會稽出身較有名的士族僅謝奉及謝聘。<sup>33</sup>這與前文所提會稽士族自東漢末年以來的歷史發展有關。在這二十多位人士中，包括清玄之人，也包括佛教人士與儒學世家人士；有些是司馬昱的玄談之友，有些是司馬昱所欣賞的對象。（參見附表二）會稽的風土人情，讓司馬昱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與浸醞。這些人在司馬昱復出政壇後，有些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如謝安、范汪、王坦之等人；也有些人被重用後無法對時局起振弊之效，如殷浩。<sup>34</sup>

從司馬昱徙封會稽王後，以成帝及庾氏為主的權力核心，在成帝咸和九年（334）將司馬昱由原來的散騎常侍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340）再進位輔軍將軍、領秘書監。（參見附表三：「司馬昱官職升遷表」）司馬昱與另一尚存的兄弟司馬晞，<sup>35</sup>因為為元帝之子，在東晉帝系家族中地位高，所以每次新皇帝即位，皆會被擺置在輔政高位以示尊崇。如咸康八年（342）六月，成帝駕崩，即「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sup>36</sup>司馬昱並在次一年以本官兼領太常。雖然有如此多的加銜，這些職位皆高而虛閒，並不實際參與政治運作，此時的政權基本上掌握在庾氏手中，十四、五歲的司馬昱，僅具政治上的空名。

至康帝駕崩，穆帝即位後（建元三年，345），司馬昱才逐漸掌握政權，此時庾氏、何充等相關之長期掌握東晉前期的家族，一個個退出政治舞台。崇德太后臨朝，權臣的干預暫時解除，四月，進司馬昱為輔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司馬昱重新回到政治舞台，這一年他二十六歲。次年（永和二年，346），崇德太后再詔司馬昱「專總萬機」，與蔡謨共同輔佐年僅三歲的穆帝。

司馬昱此時得以復出的另一原因是司馬家族人才凋零。從作者長期對司馬氏家族的研究來看，司馬氏歷經西晉末年之八王與永嘉之亂，進入東晉後經王、庾、桓等家族的排抑，<sup>37</sup>能用之才已不多。而此時正值青年，又在玄學領域嶄露頭角

<sup>33</sup> 在會稽世族中，謝氏與孫氏政權一直採取合作態度，入晉後，尤其是東晉以後，謝氏仍是與政權之間，維持著作關係。參見王永平，前引書，第六章〈「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頁 262。

<sup>34</sup> 參見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史林》，75 卷、1 期（1992 年 1 月），頁 50-55。對於殷浩之所以未能成其功，自東晉以還，多以殷浩之敗，在於其虛名無實。對於這樣的說法，呂思勉以為不然，呂氏以為，殷浩之所以未能成事，主要是因為手上兵力不足，無法與桓溫相抗衡。參見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五章〈東晉中葉形勢（上）〉，頁 170-174。

<sup>35</sup> 司馬晞為司馬睿之另一子，出繼武陵王司馬喆，活躍在康、穆帝之間，由於司馬晞「無學術而有武幹」，這些掌握東晉政權的世家大族，並不把他擺在眼裡，只讓他做虛位三公。

<sup>36</sup> 《晉書》，卷 7，〈成帝紀〉，頁 183。

<sup>37</sup> 參見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46-153。

的司馬昱，加上其家族輩份又高，是剛過世的康帝的叔父，是新即位穆帝的從叔祖，在整個司馬氏家族中反而顯得突出。

這些因素，讓司馬昱有機會重新站上政治權力的高位。但在此之前康帝死時，司馬昱一度成爲庾冰、庾翼用以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來與皇太子派支持者何充等人相抗衡，最後結果何充獲勝，皇太子司馬聃即位，是爲穆帝。<sup>38</sup>司馬昱在與帝位擦身而過後，與崇德太后及小皇帝之間如何相處？如何化解新皇帝權力集團的疑慮？另外，康、穆之際，也是桓溫逐漸掌握政權的時期，司馬昱執政，其中最大的挑戰也就在如何抑制桓溫勢力的擴張，這些都是司馬昱復出政壇後所立即面臨的挑戰。

穆帝即位後，由崇德皇太后聽政，爲安撫與拉攏人心，永和二年（346）下詔以司馬昱與蔡謨共同輔政。這是崇德皇太后釋出的善意，司馬昱接受了。但蔡謨自始即以種種理由推託不受，這對皇太后權威的行使是有實質上的傷害；此後蔡謨一直抗拒朝命，當時以蔡謨在朝臣中的地位，竟無一人能出面制止。永和六年（350），司馬昱出面制止了蔡謨目中無上的行爲：

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違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sup>39</sup>

司馬昱的提議化解了皇太后與小皇帝的困境，崇德太后順勢下詔「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司馬昱的作爲在某方面也宣達了他支持小皇帝的意向，這對二者的相處應是一次重要的交會。

而能有效抑制桓溫的發展，更是司馬昱得到信任的重要原因。穆帝即位後，面對日漸囂張的桓溫，以太后之父褚裒爲首的朝臣，推薦殷浩出任建武將軍、揚

<sup>38</sup> 同上註，頁 150-151。

<sup>39</sup> 《晉書》，卷 77，〈蔡謨傳〉，頁 2039-2040。

州刺史以制衡桓溫；<sup>40</sup>當詔令發佈後，引發桓溫極度不滿，因其欲染指揚州已久。永和三年（347）桓溫平蜀，聲勢如日中天。班師回朝後，崇德太后不得不以桓溫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sup>41</sup>當時朝中一批趨炎附勢者，建議應以平蜀之功，加封桓溫豫章郡。司馬昱接受荀蕤的建議，未讓其得逞。史載：

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荀）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sup>42</sup>

此次桓溫的加封雖未得逞，但其聲望和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引起東晉朝廷的恐懼。為了與桓溫相抗，司馬昱引殷浩參與朝政；而殷浩又援引荀羨、王羲之等人與桓溫對抗，此後二者大小衝突不斷。<sup>43</sup>一直到永和五年（349）北方石季龍過世，後趙內部動亂，消息傳至南方東晉朝廷，桓溫不顧朝臣反對，「拜表便行」，率軍順流而下，行達武昌，殷浩懼怕桓溫是針對他而來，又想逃避，又想用軍法制裁，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還是司馬昱寫了封信給桓溫，曉以大義，才令桓溫撤軍。

及石季龍死，溫欲率眾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sup>44</sup>

回鎮後的桓溫曾忿忿不平上疏，指出有人陷害他，並表達自己一片赤心：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

<sup>40</sup> 《晉書》，卷 77，〈殷浩傳〉，頁 2044。

<sup>41</sup> 《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

<sup>42</sup> 《晉書》，卷 75，〈荀崧附荀蕤傳〉，頁 1980。

<sup>43</sup> 胡志佳，前引書，第四章〈兩晉政局與帝位繼承的權力結構分析〉，頁 152。

<sup>44</sup> 《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2570。

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sup>45</sup>

此後桓溫不斷以北伐一方面擴張自己的軍事力量，一方也用以要脅中央，司馬昱一直以迂迴妥協態度與之周旋。由於司馬昱的溫和個性與技巧，使得二人在合作過程，未出現大的問題。反倒是殷浩，在前次武昌事件中灰頭土臉，一直想尋求扳回顏面，在不聽勸阻之下，執意北伐，結果一路敗北，終於給桓溫機會，藉著群怒之下，於永和十年（354）廢了殷浩。<sup>46</sup>在此之前，桓溫已有效掌握荊州，與中央之間的關係「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殆不為國家用。」<sup>47</sup>如今加上殷浩被廢，桓溫的勢力更如日中天。

前代史家多以司馬昱是懼怕桓溫而做出種種退讓之舉，但或可從其他角度來解讀司馬昱的行爲。一方面是司馬昱與桓溫早在司馬昱擔任會稽王尙未執政前，兩人在會稽已有許多交往的經驗，《世說新語》載有：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桓溫）。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sup>48</sup>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免。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sup>49</sup>

當然，在清談酬酢的同時，桓溫對司馬昱與司馬晞等司馬帝室元老，是存在著相當的戒心，也會用計試探他們的能耐，若有人讚美司馬昱，仍會引起桓溫的不快：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閒故復有此賢。」<sup>50</sup>

<sup>45</sup> 同上註，頁 2570。

<sup>46</sup> 《晉書》，卷 77，〈殷浩傳〉，頁 2045-2047。

<sup>47</sup> 《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69。有關於荊州與東晉中央之間的緊張關係，早在五十年前傅樂成先生已提出精闢見解，傅氏指出東晉諸州刺史兼督他州軍事多係僑置州郡，只有荊州刺史所兼者為實土，所以荊州的實力，遠勝他州；而東晉荊州刺史往往又兼督數州，有荊州等於割江南之半。如此使得荊州與中央互相猜忌，尤有甚者，在陶侃以後，漸成世襲，桓溫以後荊州落入桓氏之手，溫弟豁、沖，豁子石民，沖子謙，均相繼掌荊州之政，至桓玄再次發動叛亂。參見傅樂成，前引文，頁 102-104。

<sup>48</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言語第二 60 條〉，頁 120。

<sup>49</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政事第三 20 條〉，頁 183-184。

<sup>50</sup> 《世說新語箋疏》，中卷，〈雅量第六 25 條〉，頁 366。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sup>51</sup>

桓溫與司馬昱就在這種相知相惜卻又互相競爭的情緒下共事著。到桓溫欲恢復聲勢而廢司馬奕時，也正是司馬昱欲重新穩固政治地位之時，二人是否在某種條件之下，達成廢司馬奕而由司馬昱繼帝位的默契，這是極有可能的。從桓溫提出廢帝之舉，司馬昱以一朝總宰大臣，而無一言相抗，反而順從地接受徵召；另外在司馬昱臨死前毫無反抗地要將帝位直接讓給桓溫，是否也是兩人協議中的一部份？雖然從史料中吾人並未能解讀出這樣的訊息，但這是值得繼續探索的課題。<sup>52</sup>

太和五年（370），桓溫奏廢司馬奕，扶持了司馬昱即位為簡文帝，從此二人的關係進入到另一境界，當上皇帝後的司馬昱或許思維出現轉換，開始想要有所作為，如此一來與桓溫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面對桓溫日漸顯著的奪權之心，司馬昱透過會稽時期結下的名士人才，有效壓制了桓溫的野心，順利地將政權移轉到司馬曜的手中，延續了司馬政權。

#### 肆、即帝位後的簡文帝司馬昱

太和五年（370），在桓溫的壓力下，司馬奕被廢，由皇太后下詔，司馬昱即位為皇帝，是為簡文帝。史載：

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sup>53</sup>

由於在位不到兩年，過去對於東晉帝王的敘述或研究多捨略司馬昱，但我們由《晉書·簡文帝紀》所載來分析，可以發現司馬昱在即位後，開始努力地有所

<sup>51</sup> 《世說新語箋疏》，上卷，〈文學第四 80 條〉，頁 258。

<sup>52</sup> 清·王夫之對於桓溫廢司馬奕而司馬昱並未出面阻止是有所指責的。參見氏著《讀通鑑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4，〈簡文帝〉，頁 4。

<sup>53</sup> 《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0。

作為，他一方面以國家領導者身份必需要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要與擁有軍政權於一身的桓溫共存，這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在國家大政的治理上，甫即位的簡文帝司馬昱即下詔「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sup>54</sup>十二月再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sup>55</sup>咸安二年（372）又下詔要求中央與地方官員「省華飾煩費之用」與「各勤所司」；<sup>56</sup>最後也體恤對於過去在倥傯中減少的官吏薪俸，重新「籌量增俸」。<sup>57</sup>由《晉書》上所留下詔文，無論在現實中是否實行過，可以看出簡文帝是想承前朝的基礎，將司馬政權帶向一個天下安樂的時代。這些積極的作為，讓司馬昱承受來自於桓溫更大的壓力，兩人之間的情誼也開始出現變化。

司馬昱即位為皇帝後，桓溫主控朝政，一步步要消滅反對勢力，首先要對付的就是行徑囂張的司馬昱同父異母哥哥司馬晞。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司馬昱展現完全地執著，而終使桓溫不得不妥協。史載：

（司馬）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自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散騎常侍。」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sup>58</sup>

《世說新語》有更詳細的描述：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sup>59</sup>

<sup>54</sup> 同上註，頁 221。

<sup>55</sup> 同上註。

<sup>56</sup> 同上註，頁 222。

<sup>57</sup> 同上註，頁 223。

<sup>58</sup> 《晉書》，卷 64，〈元四王·司馬晞傳〉，頁 1727。

<sup>59</sup> 《世說新語箋疏》，下卷，〈黜免第二十八條〉，頁 869。

司馬晞事件後，或者是爲了要安撫桓溫，「賜（桓）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此後又加溫爲丞相。桓溫不接受，也不進朝，移鎮姑孰。<sup>60</sup>十二月又下詔廢東海王奕爲海西公，食邑降爲四千戶。咸安二年（372）四月，再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sup>61</sup>

即帝位的司馬昱，不到兩年就過世了。但在這兩年間，他一方面應付執政的桓溫，另一方面更積極地爲維持司馬家業而佈局。大量引用反對桓溫的人士進入權力圈，來發揮制衡桓溫的力量。司馬昱人才的佈局早在其擔任首輔已開始。如其所重用的高崧，曾爲他起草阻止桓溫北伐之書信；<sup>62</sup>遭受桓溫排擠的范汪，也被其援引出任重要的地方官，作爲外援；<sup>63</sup>以及積極爲司馬昱阻止桓溫竊國之欲的王彪之、王蘊與謝安等人。

豫州刺史謝奕死後，支持桓溫者欲以桓雲代之，在王彪之以「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爲由，<sup>64</sup>讓司馬昱有理由阻止了桓雲掌控豫州的機會。<sup>65</sup>

王彪之爲王彬之子，屬東晉丞相琅邪王氏之一脈。王彪之做事認真嚴謹，在桓溫執政過程中，曾有幾次與王彪之交鋒，彪之皆直言，不懼權勢，桓溫對之是又愛又恨。

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跡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典故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sup>66</sup>

<sup>60</sup>《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1。

<sup>61</sup>作者推測司馬昱再三貶徙廢帝司馬奕，應與桓溫的授意有關。其實貶徙司馬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是保護司馬奕免於受害的方法，多少下台的君王死於非命，而司馬奕一直活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才過世。《晉書》，卷 8，〈海西公紀〉，頁 215。

<sup>62</sup>《晉書》，卷 71，〈高崧傳〉，頁 1895。

<sup>63</sup>《晉書》，卷 75，〈范汪傳〉，頁 1983。

<sup>64</sup>《晉書》，卷 76，〈王廙附王彪之傳〉，頁 2010。

<sup>65</sup>王彪之早在桓溫以北伐之名出兵武昌時，就曾向司馬昱獻計阻止桓溫的行動。《晉書》，卷 76〈王廙附王彪之傳〉，頁 2007-2008。

<sup>66</sup>同上註，頁 2010-2011。



簡文帝剛死，群臣驚恐，不知該如何，有人提議立嗣一事應讓給執政的大司馬桓溫決定，王彪之以僕射一職，出面駁斥了這樣的建議，也讓司馬曜得以順利即位為帝，並斷了桓溫的攝政之夢：

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sup>67</sup>

王坦之為王述之子，司馬昱對王述的評價是「（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王述在政治態度上是反桓溫派，桓溫曾想以要結親於王坦之，結果遭致王述嚴峻的拒絕。當桓溫收復洛陽聲勢最盛時，王述仍毫無所懼地阻止桓溫遷都之舉。<sup>68</sup>王述的政治態度多少影響了王坦之，王坦之曾在桓溫手下擔任長史一職，父親王述過世後離開這個職位，後為司馬昱重用，大力為扶持司馬政權而努力。在司馬昱臨死前，桓溫不斷進逼要求立其為帝，司馬昱眼見大勢已去，手詔桓溫以「少子可輔即輔之，如不可，君自取」，<sup>69</sup>當時擔任侍中的王坦之，公開毀詔反對，使桓溫喪失取得政權的機會：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sup>70</sup>

司馬昱也重用由桓溫援引出仕的謝安。謝安在四歲時已為桓彝所重，及長，聲名更重。早年寓居會稽，不願出仕，一直到謝萬被罷黜，才正式走入仕途。一入仕途即為桓溫所重用：

（謝安）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sup>71</sup>

<sup>67</sup> 同上註，頁 2011。

<sup>68</sup> 《晉書》，卷 75，〈王湛附王坦之傳〉，頁 1963-1965。

<sup>69</sup> 唐·許嵩，《建康實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卷 8，〈太宗簡文皇帝〉，頁 42。

<sup>70</sup> 《晉書》，卷 75，〈王湛附王坦之傳〉，頁 1966。

<sup>71</sup>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3。

桓溫以為自己過去之援引與重用，謝安會幫助他登上帝王之座，但他不知，謝氏家族早期在會稽與當時出任會稽王的司馬昱之間因玄學清談，已有交往，甚至相知相惜。<sup>72</sup>當簡文帝司馬昱臨死前，桓溫建議由自己援引出仕的謝安受顧命輔政，如此一來，在簡文帝死後即可拿下晉室政權，殊不知，最後阻止桓溫奪權的其中一重要人物，就是謝安。

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sup>73</sup>

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眾，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sup>74</sup>

自明帝太寧三年（325）下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sup>75</sup>開始，東晉透過集體議政的方式，將軍國大事乃至於特殊情況下的立君、立嗣，都要經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尚書令等共同參議，這使得此後東晉政權在不同時期雖由多家控握軍政大權，但仍難以完全專擅。<sup>76</sup>司馬昱也利用了王坦之、謝安與王彪之及其他朝臣，有效抑制了桓溫及其以後欲奪司馬政權的人。

<sup>72</sup> 在謝安未出仕前，許多人對謝安不做官，整天悠遊山水的態度不以為然，但當時身為會稽王的司馬昱即曾言：「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2-2073。另參見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輓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 卷、3 期（2004 年 7 月），頁 32-40。

<sup>73</sup> 《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77。

<sup>74</sup>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3。

<sup>75</sup> 《晉書》，卷 6，〈明帝紀〉，頁 162。

<sup>76</sup> 張承宗等人主編，《六朝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18-19。

簡文帝剛死，桓溫急切地要朝廷加自己九錫之封，以做好即位皇帝的準備，謝安與王坦之設法拖延，最後在桓溫病死的情況下，結束這場加九錫的鬧劇。

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sup>77</sup>

## 伍、結論

本文從司馬昱的角度來看東晉初期帝位鬥爭的一景。司馬昱一個三歲幼兒，被擺置在象徵東晉大宗繼承的琅邪王位，七歲徙封會稽，三十八年後回封琅邪王，五十二歲登基為皇帝。這樣的人生經驗在司馬氏家族中是僅見的。東晉司馬政權因經西晉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的破壞，司馬氏家族人員死亡殆盡，東渡的家族成員已成為統治階層中的極少數，為鞏固建立統治基盤，在王導的建議下，司馬睿選擇了與世族共建天下。也因此，東晉政權週而復始的被幾個家族所操控著，甚至帝王的興替也由這些執政的家族所決定。

司馬昱，東晉元帝之子，因母而貴，也因母親死亡而被徙封至會稽。遠離政治中心的司馬昱，在會稽悠遊成長，結交一批北來的名士把酒清談，孕育司馬昱內在的個性，也因這些交遊名士，在他復出政壇時，得到許多的助力。

本文由司馬昱陷入琅邪王封位爭奪的風暴中，來探索琅邪王位在東晉初期被看待的角色。元帝時期，琅邪王為元帝專封給所寵愛的兒子，象徵的意味大，成帝以後至簡文帝即位前，除長子繼承皇位外，都由琅邪王入繼為皇帝。這也使得琅邪王位的爭奪不斷出現在東晉中期以前。

司馬昱得以重掌政權，就本文的分析大致有三個主要因素，其一為至東晉中期，司馬家族的人才已衰亡殆盡，司馬昱在當時地位尊，人品亦佳。其二、當東晉前期政爭最劇烈時，司馬昱因徙封會稽，而遠離了傷害。另一條件是司馬昱的個性溫和，與穆帝及皇太后相處極有分寸，加上與當時勢力最大的權臣桓溫基於政治利益的結合，終使得司馬昱脫穎而出，再次站在權力的高峰。

對司馬昱的評斷自東晉以還可稱兩極，當時代與司馬昱共事的謝安以「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稱之；司馬昱好友支道林則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其後之謝靈運也以司馬昱為「赧獻之輩」；唐代所修《晉書》亦稱司馬昱「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sup>78</sup>至清代王夫之，則以嚴厲文辭批評司馬昱，為「賊」耳。其文曰：

<sup>77</sup>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2074。

<sup>78</sup> 《晉書》，卷 9，〈簡文帝紀〉，頁 223-224。

簡文為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為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慕之而猶擁立之，以為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奕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弈，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即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簡文之為賊也。<sup>79</sup>

王夫之著眼於司馬昱該救廢帝司馬奕而不救，坐視桓溫罷廢之舉，並接受桓溫提薦入繼帝位，而以賊稱之。這是歷來史家對司馬昱最嚴厲的評判。

近代學者呂思勉則有不同的看法，呂氏指出後代所修之《晉書》「好博采而辭缺斷制，往往數行之間，自相矛盾」，並不值得全信；呂氏列舉司馬昱對抗桓溫的作為來說明司馬昱本身有其能力：

蓋自其（桓溫）舉兵欲脅廢殷浩以來，至於孝武之初，始終若一，初非謝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數人之力也。簡文之才力，亦實有足稱矣。

80

歷來對人物之評斷是歷史研究中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司馬昱在歷史上的評價由於不同角度的解讀也出現兩極化的判讀，孰是孰非，由於史料的不足，並不能讓吾人立判，但希望透過本研究，讓司馬昱在東晉歷史上的角色能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sup>79</sup>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卷 14，〈簡文帝〉，頁 4。

<sup>80</sup>參見呂思勉，前引書，頁 183-184。

附表一：兩晉琅邪王表

時間	姓名	即帝位者	備註
武帝泰始元年(265)十二月	司馬倫		《晉書·武帝紀》，頁 52。
武帝咸寧三年(277)八月	司馬卬		《晉書·武帝紀》，頁 68。
武帝太康四年(283)	司馬覲		《晉書·琅邪王司馬卬傳》，頁 1121-1122。
惠帝永熙元年(290)	司馬睿	元帝	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年十五，嗣位為琅邪王。《晉書·元帝紀》，頁 143。
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	司馬裒		同年十月薨。《晉書·元帝紀》，頁 149。
元帝太興元年(318)十二月	司馬煥		二歲，以疾篤，王之，當月卒。《晉書·元帝紀》，頁 151。
元帝永昌元年(322)三月	司馬昱		轉徙會稽王。《晉書·成帝紀》，頁 171。
成帝咸和二年(327)十二月	司馬岳	康帝	《晉書·成帝紀》，頁 171。
成帝咸康八年(342)六月	司馬丕	哀帝	成帝死，以同母弟司馬岳為帝《晉書·康帝紀》，頁 184。
穆帝升平五年(361)五月	司馬奕	海西公	司馬丕即帝位，以同母弟司馬奕繼之。《晉書·海西公紀》，頁 210。
哀帝興寧三年(365)七月	司馬昱	簡文帝	二月哀帝崩，以司馬奕繼帝位。《晉書·海西公紀》，頁 218。
簡文帝咸安二年(372)七月	司馬道子		司馬昱臨死前封之。《晉書·簡文帝紀》，頁 223。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十一月	司馬德文	恭帝	徙封司馬道子為會稽王。《晉書·孝武帝紀》，頁 239。

附表二：《世說新語》中與司馬昱交遊之名士表

姓名	交往情形	《世說新語箋疏》出處
王獻之	獻之娶簡文三女新安公主	〈德行一 39 條〉，頁 40
竺法深	司馬昱與之結殷勤之歡	〈言語二 48 條〉，頁 108-109
王濮陽	司馬昱師事之	〈德行一 39 條〉，頁 41-42
劉惔	談玄之友	〈言語二 48 條〉，頁 108-109
顧悅	與司馬昱同年，談玄之友	〈言語二 57 條〉，頁 117
桓溫	談玄之友	〈言語二 60 條〉，頁 120
王濛	談玄之友	〈言語二 69 條〉，頁 127
竹道壹	司馬昱深所知重	〈言語二 93 條〉，頁 146
支道林	談玄之友	〈文學四 40 條〉，頁 227
許珣	談玄之友	〈文學四 40 條〉，頁 227
殷浩	談玄之友	〈文學四 51 條〉，頁 234
謝安	談玄之友	〈識鑑七 21 條〉，頁 403
庾統	司馬昱欣賞	〈賞譽八 89 條〉，頁 471
謝仁祖	談玄之友	〈賞譽八 89 條〉，頁 471
王述	談玄之友	〈賞譽八 91 條〉，頁 472
法汰	司馬昱所敬重	〈賞譽八 114 條〉，頁 482
謝奉	司馬昱欣賞	〈品藻九 40 條〉，頁 523
謝聘	司馬昱欣賞	〈品藻九 40 條〉，頁 523
郝超	玄談之友	〈品藻九 49 條〉，頁 527
范汪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34 條〉，頁 805
王坦之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46 條〉，頁 811
范啓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46 條〉，頁 811
孫綽	玄談之友	〈排調二十五 54 條〉，頁 816

附表三：司馬昱官職升遷表

時間	西元	歲數	官職遷轉
咸和元年	326	7	自請徙封會稽王。
咸和九年	334	15	遷右將軍，加侍中。
咸康六年	340	21	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
咸康八年	342	23	六月，成帝崩，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
康帝建元元年	343	24	兼領太常，本官如故。
穆帝永和元年	345	26	四月，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永和二年	346	27	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二月，與蔡謨共輔政。
永和八年	352	33	進位司徒，故讓不拜。
升平元年	357	38	穆帝始冠，稽首歸政，不許。
興寧三年	365	46	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爲會稽王。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
廢帝太和元年	366	47	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
太和五年	370	51	廢帝廢，皇太后下詔，立司馬昱爲皇帝。

## 參考文獻

### 史料

- 《晉書》，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 年二版。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9 年。  
唐·許嵩，《建康實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中文專書

-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年。  
王永平，《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王伊同，《五朝門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年重刊第一版。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朱大渭等著，《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何啓民，《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年再版。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台北：學生書局，1990 年。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年。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社會文化史論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郭湛波，《中國中古思想史》，香港：龍門書店，1967 年。  
葛承雍，《儒生，儒臣，儒君》，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蘇紹興，《兩晉南朝士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年。

### 中文期刊

- 王永平，〈試論東晉中期門閥政治的演化—環繞桓溫專權的研究〉，收入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 王永平，〈論中古時期世族家風、家學之特質—以江東世族爲中心的歷史考察〉，《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卷3期，2003年9月。
- 王炎平，〈關於王導與東晉政治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
- 余世明，〈論桓溫〉，《貴州大學學報》，第4期，1987年10月。
- 張國安，〈晉明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一次鬥爭〉，《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4期，1986年。
- 張國安，〈庾亮專權與東晉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1988年。
- 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輓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卷3期，2004年7月。
-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於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台北：里仁出版社，1981年。
-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

#### 日文專書

-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
-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年。
-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的政治與社會》，吉川弘文館，1963年。

#### 日文期刊

- 三石善吉，〈東晉の政治過程のいくつかの特質〉，《史境》，26期，1993年3月。
- 川勝義雄，〈初期東晉政權の軍事的基礎—北來亡命貴族と江南土著勢力—〉，收於《加賀（榮治）博士退官記念中國文史哲學論集》，東京：講談社，1979年。
- 金民壽，〈東晉政權の成立過程—司馬睿（元帝）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48卷2期，1989年9月。
- 金民壽，〈桓溫から謝安し：る至東晉中期の政治—桓溫の府僚を中心として〉，《史林》，75卷1期，1992年1月。

# A Study on Si-Ma Yu of East Jin

*Chih-Chia Hu\**

## Abstract

The life of Jian-wen Emperor Si-Ma Yu of East Jin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in his life.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his birth until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Imperial Concubine Cheng. His father, Si-Ma Rui, had six sons from four mothers. Because of the status of his mother, Si-Ma Yu was favored by Si-Ma Rui, and received the title of “Lang Ye Wang” at the age of three. However, soon after Si-Ma Rui passed away, his mother, Cheng, passed away in year 326. Si-Ma Yu became a thorn in the flesh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his title was degraded to “Kuei Chi Wang” for 38 years.

For 38 years, Si-Ma Yu was kept away from political struggle and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Under his initi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before the middle of East Jin was prosperous. In terms of politics, he experienced over six Emperors, Ming, Cheng, Kang, Mu, Ai, and Fei. He was nominated twice for the Emperor but lost the political battle. Because he managed to stay out of the battle, his governmental rank kept rising and unharmed. After Fei Emperor ascended the throne, Si-Ma was appointed Lushang Shushi and Fujun General, and began to have political control. He introduced his connections in Kuei Chi and metaphysic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peopl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war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nd internal affairs during the Fei Emperor period, as well as on the power struggle against Huan-wen after Si-Ma Yu became the Emperor.

This paper would discuss the alternation of the thrones of East Jin since the early period, the vicissitude of the titles “Lang Ye Wang” and “Kuei Chi Wang” in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 and movement of Si-Ma Yu,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hronement of Hsiao Wu Emperor.

**Keywords:** Si-Ma Yu , East Jin, Kuei Chi, Lang Ye

---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